

欽定前漢書

卷七十八之八十六

卷之四

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牒家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索昭穆流俗學者誤祖述焉但鄧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膺緒具詳表傳長簡鉅儒難學

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味變年載非遙長老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

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

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

事同學博士白奇

師古曰常同與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

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

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山客反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

閤曰不願見吏牽持例例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

洽平

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

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

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八列傳

合○宋祁曰此通字疑是捉字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

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暑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

令各對之而觀其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暑補暑也門候主候時面開閉也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職役者也解在貢禹傳○宋祁

文辭定高下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趨也下車而趨門傳聲而呼侍從顧謂望之曰不

是鮑宣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趨也下車而趨門傳聲而呼侍從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

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緣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

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宋祁曰浙本無及字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

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爾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

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師古曰開讀曰開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

狀師古曰畸音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

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曰響亡讀曰無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宋祁

作躬親○宋祁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

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

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起擢○劉奉世曰願

爾劉歆

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乞職事試之

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

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

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

師古曰寔

漸

也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

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

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

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

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

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

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

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宋祁曰乎一作矣

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

相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

而移

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

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衡反

君前為平原太守日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謂謂聞其氣失望之

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

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畝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

民食必乏窮辟之處實亡所得

師古曰辟讀曰僻

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宋

浙本改

財作賊殺入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

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以北安定以西

務益致穀以豫備

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

師古曰函與合同也○宋祁曰注未也當刪

○有好義欲利之心在

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

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今欲令民量粟

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

○宋祁曰壹或作一

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

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

行壞公綽之名滅

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再求之義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

政教壹傾雖有周召

之佐恐不能復

師古曰召讀曰邵復扶目反

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雁之詩也

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

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

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雨于具反

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贖其困乏

師古曰率戶而

賦計曰

而餽也百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

陛下有德施教教化既成堯

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聞張敞敞

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荒虜一

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辜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師古曰橫又諸音胡孟反

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

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

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

甫侯故又稱甫刑也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刺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

朝皆著皁衣嘗聞罪人讀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

春將大困乎○宋祁曰大字上疑有不字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

權也敝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

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贖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

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

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信此令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設○宋祁曰注文疑有之字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

民請奪假責師古曰責音士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

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宋祁曰浙本無興字劉攽曰當云以軍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

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

施敵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

師古曰昆彌烏孫之

王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

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

蘇林曰索室女也

結婚內附昨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

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

塞翁歸靡死其兄子在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

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

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資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

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

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

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官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

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夷

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

開齊侯卒乃還還者何

善辭也大其不伐夷也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勸諸侯前單于募化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佛

○劉奉世曰漢興匈奴嘗約爲兄弟此弟直自謂爲弟耳

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

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

聞之咸贊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

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

重為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

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音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

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

謂與由同後丞相司直縣延壽師古曰縣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

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

丞相○宋祁曰南本庭作延下同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令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

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父邪不足敬也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為我之父輕之之辭

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

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車前○宋祁曰注未當添也字又

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師古

曰也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讓師古曰讓受所監減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

若今律條言一尺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過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

師古曰敖讀曰傲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

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

嚮靡有後言師古曰嚮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

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

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

令盡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師古曰充實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

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嚮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宋祁曰望之以為單如疑作加望之以為單

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稱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

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也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來服荒逸書也

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窳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率縶也本以客禮待之縶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蠻貊福

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

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

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

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師古曰道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意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

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文顯曰恭顯心不自

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

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繇讀與由上初即位

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鄧

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

也堪曰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

也師古曰周謂周公召謂召公奭公

綽公綽也止寡欲下莊子魯至乎耳順之年師古曰論語孔子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

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

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應劭曰下

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奔國而耕於皋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皋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修農圃之

疇師古曰美畜雞種黍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止子路宿

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歟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宣中庸之

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

曰鋒刃端也鏑刃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

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

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

此於是待中許章曰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

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蟠等待

詔師古曰蟠以行汙滅不進師古曰微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

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外多習淫欲

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

忠願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

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宋祁曰令出視事疑作今恭顯因使出視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

高○宋祁曰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

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其赦望之

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

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

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事伋音級

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譖譖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事之詩失大臣體

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

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

歸惡於天子也師古曰言特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

厚服虔曰非不也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

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宋祁曰越本車作單字使者至召望之望

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

歎曰師古曰叩讀曰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

和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

時太官方上畫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於左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皆免冠謝詳審也

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

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

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爲使於匈奴而育爲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之考第高下

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殿音登見反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言吐括反何暇欲

爲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決曹皆後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怨其爲左右言

欲以職事責之○宋祁育徑出曹書佐隨率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責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

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

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

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疆字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

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

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

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

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尙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

爲友善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宋祁曰公字當作禹字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

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宋祁曰餘字下當添爲字時朱博尙爲杜陵亭

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引也音爰

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

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郡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會病行遲不及賓贊注文贊導九賓之事當云贊導九賓之禮也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閒師古曰閒隙也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官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傳高者請丞相御

史注○劉奉世曰誤斷其文○胡三省曰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中

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顛誤斷也

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胡三省曰功五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傳作成都侯誤

蕭望之子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臣召甫按名父子與王吉傳賢父子同猶云名父之子也

蕭育杜陵男子注云云○凌穉隆曰是不甘辱之意師古注忍未必然臣召甫按男子猶言大丈夫言我

不以官爵介意

以郵名賊梁子政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

